

杭哈民歌与民歌手的历史与当下

——杭哈蒙古族民歌传承人个案调查

马睿妍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010000

摘要:杭哈蒙古族民歌2015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主要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南部、黄河北岸。以杭哈民歌及民歌传承人为中心点展开讨论,通过民歌手特殊的“双重身份”、“双重生活空间”对民歌及传承人的历史与当下进行解读。可以了解到杭哈蒙古族民歌与民歌手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体现出传承人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杭哈民歌;传承人;文化认同;传承空间

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滋养着世代在这里劳动生息的人们。从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到如今以行政区划、地缘为纽带的村落,政治、历史与自然地理使黄河两岸的族群、部落交融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

现今的杭哈地区,位于黄河北岸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南部。但事实上,杭哈地区只是当地人对自我文化归属的划分,根据所属的行政区域来看,它隶属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五原县、临河区、杭锦后旗等地。^[1]由于受到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原本属于黄河南岸的杭哈蒙古族并没有归属到自己的部族,虽然他们认同本部族的文化,始终传承着部族的文化传统,但长时间与北岸部族的交流、融合,导致杭哈地区的民歌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民歌文化风格。故杭哈民歌及民歌手之所以作为笔者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其作为音乐本体及传承人具有的一般意义,更多的是这种“独特”的民歌文化带给笔者的思考。主要思考问题如下:在文化的活态传承中,宝日夫何以作为传承人?在血缘与地缘因素的交织下,杭哈民歌手怎样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价值取向?在当下物质、社会、生活空间的变迁之下,民歌手的双重生活空间是怎样形成的?

基金项目:2021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CXJJS21096)(课题名称:族群认同视域下蒙古族杭哈民歌及民歌手的音乐生活)

作者简介:马睿妍(出生年:1997年7月1日),性别:女,民族:回族,籍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单位全称:内蒙古师范大学,职称/职位:研二(学硕),研究方向:内蒙古区域音乐研究。

1 杭哈民歌的形成与发展、西局子村及宝日夫其人

1.1 西局子村

西局子村隶属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西小召,是杭哈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村落。历史上的西局子村属于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杭锦旗,后因自然地理原因黄河改道而迁居北岸生活,因而与原属于北岸的乌拉特蒙古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他们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传统仪式等相互借鉴、相融,逐步形成了特有的文化风格。杭哈民歌便是杭哈蒙古人特殊文化风格的主要表现之一。

1.2 杭哈民歌的形成与发展

杭哈民歌是当地杭哈蒙古族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当地的传唱度非常高。当地蒙古族把杭哈民歌按照体裁分为古日道和岗纲道,其中古日道是一种古老的宴歌体裁,主要形式为仪式歌曲,形态以长调为主。岗纲道则较为轻松、活泼,以短调为主,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2]学界的学者认为,使用“杭哈民歌”来命名,和其他蒙古族民歌是相同的,例如:鄂尔多斯民歌、乌拉特民歌等等,都是以当地的区域名称命名,而冠以民歌相对独立的“身份”。在采访中当地的民歌手却认为,单纯以区域的角度来定义杭哈民歌是不充分的。杭哈民歌,并不单单指在杭哈地区流传的民歌,有很多在其他地域流传较广的民歌,经过杭哈民歌手的演唱,也形成了独特的杭哈风格,就像当地的民歌手宝日夫所说的:“我们不会刻意强调哪一首民歌是杭哈民歌,我们也会演唱鄂尔多斯民歌,但味道很定不一样”。

民歌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存承离不开政府干涉,杭哈民歌于2015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6年组建了乌拉特前旗杭哈民歌协会,会员

有150多人，并由旗非遗中心挂牌设立了乌拉山镇、西小召镇西局子村、西小召镇八音二队等三个传习所。同时，为了促进各地杭哈民歌艺术的交流，召开了两次大型的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收集、整理了200多首杭哈长、短调民歌，组织传习所人员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并且深入社区、学校教授杭哈民歌，充分调动了全体传习所人员的积极性。政府性质的参与给民歌手们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使杭哈民歌的活态传承有了更为优越的社会环境。

音乐文化形态的形成、发展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却会在民歌手及传承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传承人的研究可以清晰的了解到传统音乐流传、变化的过程。

1.3 民歌传承人——宝日夫

宝日夫，男，1950年9月5日出生于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西局子村西局子社。是一名退休教师，杭哈民歌自治区级传承人。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当地著名的民间歌手，经常参加附近村落的婚嫁喜事。宝日夫长期受到这样音乐环境的熏陶，大部分民歌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学习的，积累了很多的民歌曲调。这样的学艺经历也是当地民歌演唱者学艺的主要方式。由于从小有学习民歌的经历，1957年入小学，期间学习了笛子、四胡、扬琴等乐器。1973年考入巴盟师范蒙文专业，75年分配到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当了一名教师。1974年创作了第一个作品——少儿歌曲《小松芽》。并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完成，之后还在电视台播放了一段时间。这之后宝日夫对于杭哈民歌的创作日益喜爱和沉醉，创作了第一首民歌《局子布隆》至今人们还在传唱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故歌名便采用作者家乡村落的名称，在采访中，宝老师亲自演唱了他的这首自创曲目，宝日夫老师的演唱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却让笔者领略到了杭哈民歌自身独特的魅力。2014年应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邀请，到传承驿站录制民歌，并在艺术学院献了一台民歌联唱晚会。宝日夫在其中伴奏并演唱。荣获特聘艺术家的称号。2015年带领传习所应内蒙古电视台的邀请参加了春晚，演唱了宝日夫的自创民歌《局子补隆》。作为一个民间艺人，宝日夫老师凭借对杭哈民歌的喜爱和兴趣，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对杭哈民歌原生性的传承，值得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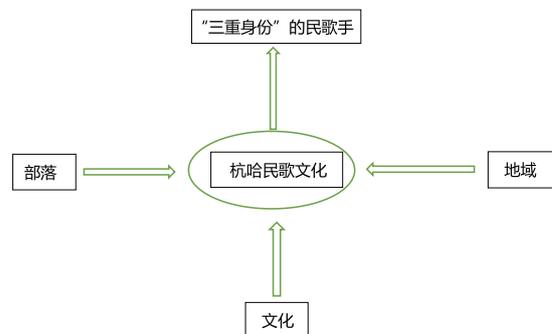
2 杭哈民歌手的身份认同

认同理论作为构建主义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它的另一种术语表达，其核心概念有文化、认同、规范和学习等。认同理论的研究作为诸多学科的交叉领域，经过

学术界不断的发展、壮大，提出了社会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等诸多概念，在本文关于民歌手的研究中主要使用文化认同概念与身份认同概念。

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者个人文化的身份认同，也指在当下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成员之间相互日益融合，群体之间文化相互感染，一个群体或个体对为另一个群体或个体文化所影响。文化认同与其他的认同概念相比较而言更加具有“自我认同”的特点。相较于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概念，文化认同更加具有广度和深度。因为，文化认同是一种个体思想的意向性概念，是一种具体无实物的抽象概念，它一般存在于某一个体置身于一种异文化之中而产生的意向。也就是说，如果个体处于的情景与自我意识完全相融合的状态，可能根本就无从谈起认同。故而认同应该发生于文化碰撞、比较的情景中。杭哈民歌手关于身份的认同就处于这样的情景之中。杭哈民歌文化在部落、文化、地域的三重情景下生存、发展，因而杭哈民歌手在不同的表述、不同的情景之下也具有了所谓“三重身份”。

宝日夫，1950年9月5日杭哈地区西局子村，作为自治区级杭哈民歌的传承人，在采访中我们还是很明显感受到宝日夫老师的高兴与自豪的。但在喜悦的情绪之下，宝日夫老师的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喜悦的一面是作为自治区的传承人，能够在更广阔的传唱当地的民歌，矛盾的是，虽然自己认为杭哈民歌血承于鄂尔多斯民歌，应属于鄂尔多斯民歌的一部分，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杭哈地区属于巴彦淖尔市地区，在传承人的工作中只能以巴盟人的身份进行。在采访到民歌手在乃日等传统仪式中所唱的歌曲时，民歌手称：“我们会演唱杭哈传统民歌，我们是杭哈蒙古人”，这或许是潜意识里区别与鄂尔多斯蒙古人和乌拉特蒙古人故根据以上便可知，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不论是“自我”与“他我”的不同表述，还是不同的场域他们都能够自如的转化身份。但无论身份如何转化，杭哈民歌手都用自己的音乐行为给予社会和个人更多的文化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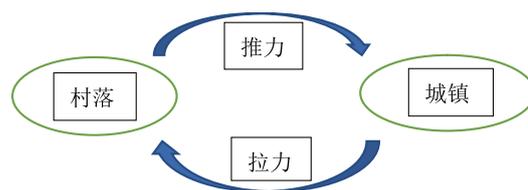
3 杭哈民歌手的音乐生活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中城市对周边的影响，村落与城市之间形成了星罗密布的小城镇。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的村民他们的音乐文化生活空间受到城镇化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单一存在于村落之中的，而是涉及到周边的小城镇。故而，在当下物质社会、生活空间的变迁之下，脱离城镇只是单纯的以村落作为民歌文化存留的空间来看无疑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因此，为了更加全面的探讨杭哈民歌及民歌手的历史与当下，笔者选择在文章最后的部分来探讨，在城镇化的影响之下，杭哈民歌手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影响他们生活的因素有哪些？

在人口流动学中，“推拉理论”是宏观理论中最重要的，它解释了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一方面是迁出地一些不利于人口生活的因素，也就是所谓“推力”，另一方面是迁入地一些更为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等，也就是所谓“拉力”，而共同作用的。在村落与城镇之间，一方代表文明、先进、开放，另一方代表落后、闭塞，从而城镇相村落形成拉力，村落本身又向外形成推力，共同作用导致蒙古族小城镇的诞生。

生存环境是影响人口迁移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在杭哈地区的历史脉络梳理中，可以见得，杭哈地区“特殊性”的主要来源就是，原本位于北岸的村落，因为黄河的改道、迁移导致村落不断搬迁最终与黄河北岸居住。由于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一些村民不得不离开家乡，搬迁到城镇生活。迁出地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能满足年前人的要求。除生存环境外，人为因素也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受教育改革的影响，在国家的“彻点并校”政策的号召下，各村落的学校资源整合，选择在就近的城镇组合成为教学条件、师资条件更好的学校。也是影响许多村落家庭搬迁到城镇生活

的主要原因，从农牧民的角度来看，搬迁至城镇中，可以享受到更优越的教育资源、生存环境，陪读期间可以选择在小城镇中打工挣钱，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节假日回到村落生活，满足长期村落生活的传统习俗。此外，城镇化进程对民歌手的影响也很大，流出地的经济结构多元化，农牧民、民歌手也逐渐接受的新的生活思想，也使他们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在小城镇中，有很多杭哈民歌手穿梭于村落和城镇之间，参加蒙古族的事宴，因为过去长时间的村落音乐生活，特别了解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习俗，故而很多人愿意请杭哈民歌手在事宴上进行民歌演唱，民歌手也以此获得不菲的收入。这些都是城镇对村落来说的拉力优势。



4 结语

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和传承者，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人都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都起着主体作用，只是对于文化活动的投入程度大小不一。任何音乐形态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传统民歌对民歌手及传承的影响却不可磨灭，对于杭哈民歌手及传承人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传统民歌，促进传统民歌的存续。多重身份、双重生活空间的杭哈蒙古人，说明了族群共生的过程不仅能产生新的族群形态，还能够促进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新族群形态下人们的音乐文化生活更为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贺宇. 黄河岸边蒙古人的歌声[D]. 内蒙古大学, 2019.
- [2] 张竞方. 来自“原乡”的歌声[D]. 内蒙古大学, 2021.